

漫談美、毛、俄鬥爭新形勢

尹慶耀

第三次世界大戰，從一九四五年雅爾達會議到今年越南淪陷，在人們不甚注意中進行終了。自由世界戰敗了！

——索忍尼辛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高棉政府向共黨投降，三十日越南新總統楊文明

在西貢豎起白旗。自由世界戰敗了！這次失敗不是在「冷戰」時代，而正是在「和解」期間，這真是歷史的諷刺！當前的急務，是如何檢討過去的失敗原因，策定未來的政策方針，以防共黨的繼續擴張。在這個世界上，究竟沒有幾個國家，幾個個人，是喜歡共產黨的啊！

尼克森主義是在核子僵局、毛俄分裂、自由盟邦強大、美國對世界事務負擔過重等情況下形成的，它有國內國外的現實背景，也有社會的心理基礎。因此，尼克森因水門案垮台，但當時對尼克森的「和解」政策作直接攻擊者不多。

尼克森主義以實力地位為基礎，搞好夥伴關係亦即加強友邦團結，而後利用毛俄矛盾，維持均勢關係，以一個團結的自由世界，對付一個分歧的共產世界，導引世界走向和平，在理論上似乎也講得通。但是文人的紙上談兵，比較軍人的沙盤演習，更難接近實戰情況！

中南半島的失敗，美國應負大部責任，美國人也勇於承認，這種態度比較那些說風涼話、不負責任、罵人而不責己的人要好得多。至於失敗的原因何在呢？人們常常提到的是：軍事介入而不求勝利，停戰協定本身的缺陷，水門案的影響，國會對政府的牽制，美國經濟危機等等，這些當然都是對的，但我們似乎還可作進一步的分析。

首先我們得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三十年來，美國當然犯過不少錯誤，但它對自由世界的復興和對共黨擴張的防堵，也有過不少貢獻。就是尼克森主義下的「和解」政策，基本上乃是一種戰略轉變。毛、俄仍然把尼克森看作「壟斷資本家」的代表①，而尼克森也仍然把毛、俄看作潛在的敵人。

外交政策上的戰略轉換，正如同戰場兵力的重新部署，稍一不慎就會嚴重地削弱士氣。自由與共產兩種制度不同，後者沒有真正的輿論與民意，一切控制在少數獨裁者之手，它的政策轉換絕少牽制；這在自由世界是作不到的，貿然進行將引起不良後果。美國國會一再限制政府外交權力，并非完全對尼克森個人、也不能完全歸咎新孤立主義。尼克森關訪北平，抬高了毛共的身價而貶低了美國的地位。美國過於重視對毛俄關係的改善而致盟邦生疑，夥伴之間齟齬時生。又由於過分渲染和解造成和平假象，使得國內的國防撥款遭遇困難，盟邦分擔共同防衛的經費也不積極。尼克森主義的三條支柱，彼此之間就存在着一些格格不入的因素。而中南半島就成為尼克森主義的犧

牲品。

如果美國「和解」政策的另一目的，是利用共黨內部矛盾，希望毛俄約東北越，使美國得以從中南半島脫身。那麼我們該說毛俄寧願見美國脫身，可不願意向河內伸出阻撓之手。

爲了促成（一九七三年一月）巴黎停火協定的成立，美國於事前一方面與毛俄修好，一方面大舉轟炸海防并在北越港口佈雷。然而，真正有效迫使北越和越共在停火協定上簽字的，乃是後者——美國的軍事力，而不是前者——毛俄的說服力。在和談中「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無端取得「合法」甚且與西貢「平等」的地位，這是尼克森也是自由世界永遠易犯的錯誤。然而更大的錯誤，却是協定只規定撤退美軍，而北越部隊（約十四萬五千人）仍然留在越南境內。美國所以肯如此答應，或許是由於下述的若干假定。例如：第一、毛俄會對河內的野心加以約束；第二、連年戰爭使北越經濟殘破不堪，它極須利用和平期間把在南越作戰的士兵調回北越從事建設；第三、如果北越違約南侵，美國可以轟炸加以遏阻；第四、援助越南加速建設，它將可能獨力抵抗侵略。

我們不懷疑美國的動機，不認爲它自始就準備捨棄越南，就連高棉和寮國亦復如是。不過，第一項假定是永遠不會實現的。第二項假定是出自自由世界的想法，不是共產世界的觀念，事實上北越在南越的部隊是有增無減。第三項假定即使沒有水門案發生，在和解氣氛和美國人民急欲擺脫越戰的心理狀態籠罩下，任何方式的重新「介入」，都必然會受到牽制。爲此，再加上共黨的政治作戰與宣傳攻勢，連帶着第四項假定也就難以實現了。

水門案促使尼克森下台，也間接削弱了巴黎停火協定的有效性。我們看到的是，一方面美國國會大量限制政府的外交權力和戰爭權力，公開拒絕援助棉、越撥款；另一方面，本年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十三日，毛共個有十人軍事代表團由「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率領，在北越訪問兩週，不久越南戰事就升高了。而高棉共軍的武裝叛亂，顯然受毛共的支援較多。至於蘇俄呢？自從一九六五年二月美國轟炸北越開始，十年來它對北越的軍事援助已約

達十七億六千萬美元，共軍作戰用的武器裝備，百分之八十是由蘇俄供給。去年底，蘇俄參謀總長曾訪問河內，今年四月二十八日晨，俄製米格二十一式機首次出現在西貢近郊。越南淪陷前夕，共軍所用的武器，是俄製的戰鬥機、飛彈、坦克、大砲、雷達等精良武器⁽²⁾，而美國應允給越南補充損毀及汰舊換新的武器，則未如約實現。另外，當棉越戰事吃緊時，毛俄都對共方作不同程度的稱讚與鼓勵；棉越當局所遭受的，却是來自盟方的指責與壓力。除去旁的因素不計外，棉越共黨在物資上和心理上，都已掌握了壓倒性的絕對優勢，那麼金邊和西貢的淪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記得有人稱中南半島的戰事是代理戰爭，意思是說那是美、毛、俄躲在背後不出面而要他人代表作戰的戰爭（作者本來是不同意這種不分性質不辨是非對各方都「一視同仁」的說法的），若果如此，那麼失敗的是美國，而毛俄將同屬勝利的一方。這樣的勝負情事，在冷戰時期不會有過，在和解時期它却出現了。這使得美國若干人士感覺到受了毛俄的愚弄，季辛吉本人也在美國衆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作證時，指責毛俄供應北越作戰武器，聲稱彼等此種行徑「令人難以接受」，并警告北平和莫斯科必須對後果負責⁽³⁾。這是在西貢淪陷以前的事，就在此時，蘇俄正在作它有史以來全球性的海軍大演習。五月十二日美國商船馬雅古茲號在暹羅灣被棉共劫持，美國曾託毛共代向棉共交涉而被拒，於是美國出动海空軍和陸戰隊將船奪回。其時鄧小平正在巴黎訪問，當記者問他毛共準備做些什麼時，他於狂笑之後說，我們沒什麼事情好做。這件事顯示，如果美國一直果敢行動，共黨早就沒什麼事好做了！

中南半島劇變後，美國十分尷尬且備受責難，但它也正在圖謀補救。毛共在棉越變色後大肆慶祝，反美的叫囂又高漲了，「人民戰爭」的論調又出籠了，在四月十七日毛、朱、周給施亞努的賀電中，甚至聲言棉共的勝利就是毛共本身的勝利！在這方面蘇俄顯得沈默得多，雖然被毛共指責爲反應冷漠⁽⁴⁾，但這正是蘇俄的巨猾老到處，而在這次變局中獲利最多的就是蘇俄。毛共在高棉表面上稍佔優勢，但北越對棉共的控制不會放鬆。從胡志明奪取政權以來，北越就以統一棉、越、寮置於其控制之下爲目標。現今棉越淪亡，寮國正以另一途徑向赤化途程邁進，原爲「越盟」一份子的寮共頭子蘇發努旺與河內的關係不會更淡於他與北平的關係。另一方面，由於近年來蘇俄

給予大量軍經援助，北越確已傾向莫斯科，每當它有機會對外表示謝意時，也是把蘇俄排在第一位。如果蘇俄支持北越統一了那三邦，那麼毛共在高棉的努力就化為烏有，連施亞努那個傀儡的處處都不好安排了。如果蘇俄在越南能取得經過美國建設的金蘭灣海空基地，那麼它的黑海艦隊，就可以經地中海、蘇聯運河到達印度洋，出馬六甲海峽，經金蘭灣再北上與海參威的遠東艦隊銜接，這是對自由世界的威脅，也是對毛共的包圍。

我們必須要說明的是，毛、俄、北越、南越、棉、寮共黨之間，當然會有矛盾。然而，你要想把一塊肉去給它們，讓它們像一羣野獸似的自相殘殺，那就大錯特錯了。一則共黨內部矛盾並不妨害它們向外擴張，或者還客觀地非故意地收到一些分工、競賽、相輔相成、分進合圍的效果；再則自由世界每當鬆弛了對敵人的警惕，就加緊了對朋友的打擊，但從來不會利用共黨的矛盾，而反為共黨的矛盾所利用。毛俄分裂開始自一九五六六年二月蘇共二十次大會的反史，這是毛共自己說明了的⁽⁵⁾。西方不會加深毛俄的分裂，而是在毛俄分裂加深的過程中節節敗退！

三

中南半島劇變，只是美、毛、俄鬥爭一個回合的結束，而不是全部鬥爭的落幕。假如此一看法不誤，那麼我們就須要分析一下今後各方的政策、部署和鬥爭的態勢。

先從亞洲說起。過去美國對毛俄的鬥爭是海權與陸權之爭，美國除了海洋防線之外，還保有中南半島和朝鮮半島兩個灘頭陣地。如今這二者已失其一（蘇俄則已成海權國之一），今後自當加強海洋防線並鞏固朝鮮半島的防務，這是理所當然的，而美國也確實在朝着此一方向前進。

棉越淪亡不久，美國政府重要負責人紛紛發表談話，如果照時間先後排列，我們可以列舉數例如左：

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美國防部長斯勒辛格說，美國的前哨防衛地區，「一定仍然是西歐和韓國，以及間接的日本」。他也說明美國對菲律賓有承諾，對中東的穩定有其他重要的利害關係，對澳洲和紐西蘭有條約義務。他表示不預期澳、紐或菲律賓會遭遇到任何軍事挑戰，也不預期美國在韓駐軍

或對韓承諾會遭遇任何挑戰。他說台灣是「能防禦的亞洲沿海外圍島嶼連鎖中的一部分」。「我們與中華民國有條約義務，只要這些條約繼續指導這個國家，並且繼續是我們的最高法律，則中華民國也將受到保護」⁽⁶⁾。

五月六日，福特總統在一次全國性電視記者招待會中的談話，就更堅決得多。他說：「我的目標是加強南韓與美國的關係，再肯定我們對中華民國的承諾，並且與菲律賓及其他太平洋國家作較密切的合作」。又說：「美國在經濟實力方面，仍然是個強國。同時我們將繼續維持我們世界性的友誼，我們希望我們的朋友瞭解，我們將會支持他們，我們也要任何潛在敵人知道，我們將會對抗他們」⁽⁷⁾。

五月十二日，美國務卿季辛吉在聖路易世界事務委員會演說中，再度強調美國的世界性角色及維持其對外聯盟關係的重要性。他說：「在今後的歲月中，我們必須表明：我們仍對我們的目標具有信心，我們仍是一個堅強、有活力及團結的民族；我們繼續致力於協助他國自助；我們仍然關心世界的前途，因為我們知道，這將決定我們自己的前途」⁽⁸⁾。

福特總統談話顯示美國要「繼續留在亞洲」，其亞太新防線的要點如左：

——美國未放棄西太平洋，也不會撤退到夏威夷及西海岸。除韓國外，將以亞洲大陸以外一連串島國為基礎成立新防線。以美國海空力量而非地面部隊，作為維持該地區和平的工具。

——對美國利益言，日本與韓國不論在戰略、經濟或政治方面，都具有重大關係，美國將不計一切代價，以軍事力量予以支持。

——美國將會信守對亞洲其他盟國的承諾，但不打算履行單方面的義務。如菲律賓及泰國立意脫離美國的保護傘，而趨向中立，美國即使因此失去重要基地，也不會表示反對。

——印尼、新加坡等國家的穩定、安全與繁榮，都符合美國的利益，但美國並不打算對它們提供安全保護。

——亞洲國家不能再指望美國自動提供支援，因為白宮的迅速軍事反應，國會已予限制⁽⁹⁾。

五月七日與八日，福特總統與英國首相、澳洲、紐西蘭及新加坡總理分別會談（本文執筆時福特已邀印尼總統於七月五日赴美作非正式訪問），用意在穩定這亞太新防線的左翼，而且顯然已收得某種程度的效果。但這個防線的右翼即東北亞尤其是朝鮮半島則有些緊張。金邊陷落的翌日即四月十八日起至二十六日，北韓共黨頭目金日成應邀訪問中共，是緊張的原因之一。雖然這項訪問雙方發表的聯合公報中，北韓不肯追隨毛共反對兩個超級大國，毛共也不會附和金某譴責美日安保條約，但北韓仍在挖掘侵略南韓的地下道，五月三十日金日成指責美帝未放棄侵略整個韓國的野心，並將大量核武器運儲在軍事分界線一帶。又北韓在黃海集結了四十餘艘軍艦，企圖攻佔南韓小島，以考驗美國支持南韓的決心。六月十日北韓軍機且侵入南韓領空，這些都增加了緊張的空氣。

在美國方面，其支持南韓的態度明確而堅決。五月中旬，季辛吉對新聞界宣稱：由於韓國的防衛與安全，對太平洋整個東北亞地區的安全，以及對美日關係極為重要，因此美韓條約必須維持。斯勒辛格說：美國對東北亞、韓國和日本的義務，是不容挑戰的。如南韓一旦被侵，美國將「直搗敵人力量的中心」。另據合同新聞社引述日本「產經新聞」的報導說，美國防部刻正審慎研究使用戰略核武器防衛韓國^⑩。

由於美國的態度如此堅決，而韓國又實施舉國一致的戰時體制，我們就看到金日成曾對日本記者說他目前無意南進^⑪。他訪問蘇俄一事，也因布里茲涅夫健康不佳而延期，於是就到東歐兜了一圈（自由世界應注意他是否為聯合國中的一仗預作部署，並應堅持決不使其得逞）。不過，北韓一個高級軍事代表團由副參謀總長趙明善中將率領，於六月十日抵達北平，那自然是一項值得注意的事^⑫。究竟北韓是否會真正南侵呢？它的擴張野心是永遠不會放棄的，但實際行動一半決之於共黨，一半則決之於自由世界抵抗侵略的準備與決心。如果想到這不單純是南北韓間的事，而是美、毛、俄甚至還可加上日本的四角鬥爭，在自由世界有準備的情況下，共黨是會慎重將事件錯誤。

值得注意的是東協各國。這個一九六七年由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菲律賓及新加坡構成的組織，早在一九七一年時，就由馬來西亞發起，於同年

十一月廿七日在吉隆坡發表一項宣言，要爭取東南亞成為一個「和平、自由與中立區」。同時呼籲美國、蘇俄、毛共等保證此一中立區不受外力侵擾。這個宣言訂定的最後目標，是把南、北越、寮國、高棉也包括在「東南亞國家協會」之內。如今這最後目標區域的幾個國家都染上紅色，毛、俄的所作所為，應該驚醒世人不再作向它們尋求保證的迷夢，但在棉越變局震盪下，東協中有些國家深恐會成為下一張「骨牌」而驚慌失措。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東協五國外長在吉隆坡舉行第八次會議。據說會中對世界政治經濟問題和對中南半島形勢改觀後應採取何種立場，都有過討論。不過，內部意見似乎並不一致，因而把草擬「區域性和平」的藍圖一事，推給預定於兩月內在雅加達舉行的高層會議。

在這個區域內，最為動搖的是泰國和菲律賓，泰國已促駐泰美軍基地於明年三月前撤離，B-52機等業已撤光。菲律賓也在研究修正美菲關係，且提及封閉美軍基地。六月九日馬可仕在北平和毛共發表聯合公報，跟隨毛共大喊「反霸」，並宣布菲毛建交。泰國總理克里巴莫也於十一日在吉隆坡記者會上透露，泰國將於七月間與毛共建交。果爾，則東協五國中就有馬、菲、泰三國和毛共有了外交關係，那意味着毛共的政治滲透和武裝顛覆工作，可經由地上和地下，公開或祕密地進入這些國家。不過，印尼已表示它將進一步延緩與北平「關係解凍」的決心，而不打算捲入一窩蜂承認毛共的行動中^⑬。至於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對毛共方面也一向是持重的。

如果克里巴莫最近的馬來西亞和印尼之行的任務之一，是就與毛共建交試探各方的反應，那麼前者會像一個在社會上難得抬頭的吸毒者，喜歡拖人下水；而後者則像一個曾受匪徒誘拐虐待而終於掙脫魔掌的人，他決不會再輕易入彀。

五

美國在亞洲一則不斷對盟邦表示信守條約承諾，再則藉馬雅古茲號顯示力量與決心，三則改變部署加強新防線。這個防線的重點在東北亞或者說是東北亞比較堅強。這當然不是說美國不重視東南亞，在海洋戰略中那裏十分重要，只是那裏在若干盟國動搖的情況下，使這個新防線的左翼顯得比較脆弱。

弱。在美國擇其能自助者而助之的原則下，那些國家的前途是有些可慮的。

當然，季辛吉說過美國和泰國有條約關係，而美菲關係之不同尋常，更是盡人皆知。最近主管東亞暨太平洋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哈比，訪問東南亞六國時，在馬尼拉發表談話，重申美國「不會走上孤立主義的路線和不會放棄其亞洲盟國，並宣稱美國在太平洋及東南亞維持包括海空軍單位在內的力量『是必需的』」¹⁴。這證明美國并無意退出亞洲。某些亞洲國家捨棄現有盟國可靠的合作，而寄望於未來共產國家不可靠的保證，那是不智的。本身缺乏自衛能力，脫離原來陣營而裸露於共黨之前，那是危險的。如果它們是想左右逢源，玩弄均勢外交，就應該考慮它們沒有美國那樣的本錢，沒有季辛吉那樣的長才，其結果又當如何呢？

蘇俄在這個地區的政策，是悄聲不響地擴展勢力。它會支持北越吞沒整個中南半島，它會把七十艘內河巡邏艇供給寮國使用¹⁵。它定會爭取金蘭灣基地，那裏曾是一九〇四、〇五年日俄戰爭時俄艦加油的中途站。美國對馬雅古茲號的行動，或許就含有某種程度的警告意義在內。此外，蘇俄仍將兜售它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

毛共堅持在毛日「和約」上加上「霸權條款」，就是對付蘇俄，但日本也有自己的考慮。毛共將處處和蘇俄作對，不過它既不能穩操勝算，自由世界更檢不到便宜。毛共在亞洲的主要動向，將是以「兩手政策」對付那些動搖的亞洲國家，間接的那就動搖了美國的新防線。

毛共又在強調「人民戰爭」和「武裝鬥爭路線的正確」了。五月一日馬來西亞共黨成立四十五週年紀念，毛共就鼓勵它「武裝奪取政權」，並「堅信馬來亞人民的革命武裝必勝」。馬共也早已揚言不走「議會民主」道路，不採城市武裝起義途徑，而要用毛共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方式來從事叛亂。五月十六日，緬甸共黨爲其主席德欽辛和書記德欽漆被打死而發表的聲明中，揚言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紅旗」繼續武裝鬥爭，毛共全文轉載並予鼓勵。五月廿二日毛共電賀印尼共黨五十五週年紀念，讚揚印尼共進行人民武裝鬥爭、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三面旗幟，……一定能够克服各種困難，把革命引向勝利」。毛共不僅支持和它外交關係藕斷絲連的印度之納加族武裝叛亂，它也支持泰共叛亂并爲它訓練幹部。然而，它同時又向那些國家的政府進行笑臉攻勢。

菲律賓也不例外，除了它境內的武裝叛亂不必提及外，正當毛共駐加拿大「新聞專員」郭清安，因爲將七萬多美元資助菲律賓境內叛亂經費，交給一名美國公民的非裔婦女，在美國邊界被發現，以致郭某被驅逐出境時，馬可仕却到北平去接受毛共官製的歡迎，聆聽周恩來親口告訴他：毛共不會干預非國內政！毛澤東則對馬可仕說：「我們是一個家庭」。并稱亞洲終會團結起來。但他不曾說明，亞洲該團結在誰的周圍，那個家庭又會以誰爲家長，大概不會是菲律賓吧！

六

以目前論，美國國會已較以前支持政府政策。六月六日參議院以七十七票對六票通過三百億美元的國防經費，十日又通過一項三十七億美元的撥款，作爲建設國內軍事基地之用。而「紐約時報」於九日發表的民意測驗，就將來美國在國外作軍事介入問題，作肯定的答覆者佔百分之七十一，而作否定的答覆者四人中僅有一人。美國已對各盟國重申信守承諾，以恢復它們對美國的信賴，福特總統並於九日晚間宣布，美國將在「不使用美國軍事人員，而給予武器及經濟援助」的狀況下，「協助愛好自由的國家，以保衛其國家利益和自由」¹⁶。在外交行動上，美國也在採取主動。它已與日本加強了關係。五月間福特出席北約高層會議，以增強美國與西歐的團結，並謀重振北約聲威。六月一、二日，他在薩爾斯堡和埃及沙達特總統會談，十一日他又與以色列總理拉賓在華府會談，而季辛吉也將恢復他的中東穿梭外交。

總之，美國在實力地位上是加強了，在夥伴關係上是加緊了。不過，它和毛俄「以談判代替對抗」的「和解」政策，雖然頗受責難，但還沒有顯著的改變跡象。

蘇俄悄然地擴充海軍，試射多彈頭飛彈。它在中東正以大量軍火供給利比亞。又在索馬利亞的柏柏拉港建立「非常重要的」軍事基地，索馬利亞雖予否認，但美國不能漠視，斯勒辛格因此敦請參院通過撥款一千三百八十九萬美元，以增強印度洋狄耶戈加西亞島的後勤支援設備。另外的消息說，蘇俄正圖軍經滲透莫三鼻給。而葡國逐漸左傾後，蘇俄勢力將滲入北約組織。然而，蘇俄並不放棄「和解」，謝立平被逐下政治舞台，據說可減少布里茲涅

夫在這方面的阻力。

毛共「新華社」於五月十九日發表「歷史規律不可抗拒」一文，譏美國

在中南半島最後招致「二百年來最大的失敗」。對馬雅古茲號事件，五月十

七日「人民日報」先指為「赤裸裸的海盜行爲」，五月二十日「新華社」再

斥為「打腫臉充胖子，自我陶醉」。談美俄關係時，毛共就指稱「兩超級大

國『蜜月已告過去』」¹⁷。對第三或第二世界則鼓吹反對兩個超大的「霸權」。

然而，毛共在和美國「面對面」的鬥爭中，一則對五月十二日季辛吉在聖路易世界事務委員會的演說加以斷章取義的渲染，特別引述季辛吉所說：「亞洲和全世界的穩定要求我們同四分之一的人類保持建設性的關係。我們仍然決心實現上海公報的目標」。再則由鄧小平於六月二日對美國報紙編輯聲言，毛共可能用武力奪取台灣¹⁸。那簡直是軟欺硬騙，雙管齊下。

毛俄間口誅筆伐的鬥爭又升高了。五月十三日晚，鄧小平在巴黎法國總統為他舉行的宴會中，聲言「我們都反對超級大國壟斷世界事務」。指責超大到處爭霸，「它們爭奪到那裏，那裏就不安寧，而歐洲則是它們爭奪的重點。……那個把和平與安全的調子唱得最高的人，正是把它的軍事威脅露骨地強加到世界人民、特別是歐洲人民身上的人」。他又聲言，毛共是「堅決支持西歐聯合的」。五月四日至十一日，歐洲共同市場副主席索姆斯邀訪問毛共，雙方同意共市與毛共建立正式關係，毛共決定向共市派駐代表。

毛共不時表示支持北約組織，對於英國人民投票留在共市，毛共歡迎而蘇俄失望。在蘇俄看來，北約和共市乃是帝國主義的軍事和經濟組織，毛共蠱惑西歐反對蘇俄，不僅是「破壞緩和」，甚至是與「反動勢力」相勾結。

毛共善於利用人類的心理弱點，其實它無力和共市擴大貿易，也不能給北約什麼助力，這「秀才人情」對歐洲不會有什麼好處。同樣，它也直接間接表示美國兵力可留在亞洲，使美國人聽來舒服，俄國人看來討厭。事實上，美國人來它阻止不了，美國人去它也不想挽留啊！對第三世界，毛共更經常販賣廉價人情，例如在糧食問題上，它可以一方面責罵美國大量輸出糧食，壓低了國際糧價，使第三世界國家殲滅傷農；另一方面轉過頭來責罵蘇俄大量購買美國糧食，抬高了國際糧價，使第三世界國家買不到糧食。然而，一談到糧食救濟、儲糧計劃，它一律都不參加，甚至連產糧情報都不肯提供！

毛俄鬥爭是眞的，自由世界左安撫、右許願，反被毛俄利用而使它們分

頭獲利也是眞的，毛俄對自由世界挑撥、分化，一步步拉走美國的盟友、迫使美國的勢力、挖空美國的牆腳更是眞的。

七

我們知道，美國是知過能改、發覺落後就會急起直追的民族，五〇年代核子差距的故事，可以證明此說不誤。

美國改變部署並加強軍力，是絕對必要的，但是不可採純軍事觀點。要知道共黨非有絕對把握，總設法避免軍事決戰，它們是在政治和心理方面長期作戰，為軍事決戰先準備好條件。美國如果僅在軍力上增援盟國，而在政治上、心理上動搖盟國，那就正中共黨的毒計。

季辛吉強調鞏固美國同西歐、加拿大和日本的聯盟，也是絕對必要的，但是不可採大國主義。要知道「聯多打少」是共黨的慣技，蘇俄如此，毛共更注意「螞蟻鉗蝗蟲」的戰術。美國為免除毛共孤立而把它拉進聯合國，結果弄得自己日趨孤立就是證明。毛共以第三世界國家自居，目的就在做第三世界的盟主。六月七日晚，馬可仕在北平為他舉行的宴會上，公然稱「中國是第三世界的當然領袖」，這不該引起一些警惕嗎？美國如果採大國主義，就更易走上孤立的道路。

美國似難驟然放棄「和解」政策，但這個政策已使美國吃虧太多，甚至連這個政策的基礎——均勢都被破壞，委實應該改弦更張了。如果毛俄求於美國的較美國求於對方的為多，美國就應該利用對方的弱點向它提出要求，而不能永遠作支出的一方。要知道，第三世界國家之所以接近毛共，還是受美國改變政策的影響呢！

美國駐越南大使馬丁曾經說：「寧為蘇俄附庸，不作美國盟友」，固然 是憤激之言。但面對着一個新型的敵人——共黨，許多舊觀念諸如英國所謂：沒有永久的朋友，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久的利益等等，都該徹底拋棄了，因為自由和共產國家之間，永久不會有共同的利害。北越已把西貢改為胡志明城，但仍然在指責美國如不援助越南重建，就是違反巴黎協定，自由國家有這項觀念嗎？

主義來責難美國。其實錯誤的不是被責難者而正是責難者本身。所謂民族民主革命，就是利用工農聯盟和無產階級革命與民族解放運動聯盟來反帝反封建的具體運用，也就是列寧兩部分綱領、階段革命的第一階段。越南淪陷了，北越頭目於最近聲言，北越的目標是進一步建設社會主義，而南方則是作為向社會主義過渡而確立「人民民主主義」^⑯。

「人民民主」這個名詞是不生疏的，毛澤東曾用之於中國大陸，東歐國家都經過這麼一個階段。一九五四年俄國M·羅森塔爾和P·尤金合編的「簡明哲學辭典」還列有「人民民主」一條，其解釋是第一階段人民民主，第二階段社會主義，所謂人民民主，就是列寧階段革命的第一階段。

走筆至此，我們不禁又想起了索忍尼辛。他在篇首所引的同一文章中說：冷戰也好，和平共處也好，民族解放運動也好，都是變相的世界大戰。爲了恐懼使用武器的世界大戰，西方是讓步再讓步，結果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徹底敗北。在索氏看來，民族解放戰爭，第三世界抬頭，在世界史上沒有若何意義，而只能是擴大變自由爲奴役的危險！

這位來自鐵幕的作家，眼光究竟是銳敏一些，他的那些話，是頗足發人深省的啊！（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十五日脫稿）

註釋：①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澤東同史諾的談話，該次談話中，

論東協國家之去從

羅 異

越南高棉相繼被共黨武裝席捲，寮共亦乘勢奪得軍政大權，整個印支都已沉沒于赤浪紅流。爲反共而團結的「東南亞國家協會」五成員國——泰、新、馬、菲、印（尼），面臨美國在東南亞的圍堵堤防已經潰決，究將何去何從以謀自保？此一決定東南亞安危禍福的問題，確實值得深入探討。

一 東協成立的背景與旨趣

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Nations），簡稱西西安（ASEN），乃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由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

印尼、菲律賓等五國所發起組成的區域性組織，其宗旨在促進各國間之共同利益，解決各國共同難題，爲推行區域性合作計劃而籌設的。它的組成與發展，在政治、經濟與軍事上，都具有極重大的意義。因爲它可以代表一個擁有一億人口的整體，且爲亞洲唯一擁有剩餘食糧及豐富資源，僅次于美國、

毛暗示他歡迎尼克森往訪。^②參閱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日本「朝日新聞」第四面「勝利背後是俄製武器」。^③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八日中央社華盛頓電，見二十日中央日報第二版。^④參閱同年五月二十四日香港「大公報」由任安署名標題爲「對印支人民接連勝利蘇聯反應冷淡另有原因」的「新聞說明」。^⑤參閱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人民日報」載「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即一評。^⑥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中央社華盛頓專電，見三日聯合報第一版。^⑦同年五月十五日中央日報第二版「美在亞太區的新防線」中所引。^⑧參閱同年五月十二日中央社聖路易電及十三日時事社華盛頓電。^⑨同^⑦。^⑩同年六月五日中央社漢城電，見六日星島日報第二版。^⑪同年五月十九日合衆國際社東京電，見二十日星島日報第二版。^⑫同年六月十一日合衆國際社香港電，見十二日中國時報第四版。^⑬同年六月十二日中央社雅加達法新電，見十三日中央日報第一版。^⑭同年六月九日美聯社馬尼拉電，見十日中華日報第二版。^⑮同年六月二日法新社曼谷電，見三日聯合報第九版。^⑯同年六月十日美聯社華盛頓電，見十一日聯合報第一版。^⑰同年六月三日香港「大公報」「縱橫談」標題。^⑱按我國防部軍事發言人李長浩少將已予駁斥。見中央社台北六月三日電。^⑲參閱同年六月七日日本「每日新聞」第四面，黎錦、范文同、長征等講話。